



玫瑰之约

中国微型小说丛书 第一辑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之约/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321-3433-5

I. 玫… II. ①中…②上…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247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韩 樱

于 晨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封面设计: 钱 祯

玫瑰之约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建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 字数 123,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33-5/I · 2611 定价: 1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111547

“中国微型小说丛书” 第一辑

玫瑰之约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微型小说丛书”

第一辑

玫瑰之约

目 录

4/ 卷首语 / 郑宗培

特别推荐

5/ 玫瑰之约……胡子狼

6/ 点评 温暖中的悲哀……黄蓓佳

7/ 夜袭……刘斌立

8/ 点评 易写难工小小说……柳建伟

名家新作

9/ 吉祥数字 / 侯发山

11/ 喜事 / 相裕亭

13/ 忧伤的箫歌 / 刘殿学

14/ 二憨的爱情 / 陈永林

16/ 爱在骨里 / 符浩勇

小说中国

18/ 永远的电话 / (广东) 李济超

19/ 钓鱼 / (广东) 苏三皮

21/ 回家 / (江苏) 叶孤

22/ 记忆力 / (浙江) 徐成龙

24/ 大炮的女人 / (北京) 北乔

25/ 我们这里谁最坏 / (山东) 尹利华

28/ 一粒砂子的爱情故事 / (北京) 金田

30/ 夫妻气象学 / (福建) 何葆国

32/ 没人挠痒我就死 / (上海) 刘永飞

33/ 鹰 / (内蒙古) 冯春生

35/ 梁山好汉开博记 / (北京) 李浅予

37/ 毛遂下岗 / (浙江) 徐权

38/ 领导拿错了讲话稿 / (河南) 邱成立

41/ 谈局长的《红楼梦》

/ (江苏) 中原马车

43/ 闷葫芦 / (江苏) 杨祥生

45/ 弃 / (香港) 培基

46/ 康宁轶事 / (澳门) 许均铨

47/ 医院中 / (台湾) 贺淑芳

海外传真

49/ 古厝 / [新加坡] 艾禺

50/ 脚下 / [新加坡] 君盈绿

51/ 地久天长 / [新加坡] 黄孟文

53/ 麋鹿识途 / [美国] 融融

54/ 那天, 记忆迷了路 / [美国] 王渝

55/ 爱情游戏 / [马来西亚] 冯学良

57/ 文化的起源 / [德国] 卫樱宁

荣誉顾问：王 蒙 铁 凝 江曾培

总主编：郑宗培

主 编：徐如麒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胡永其 徐如麒* 徐慧芬 凌鼎年

章慧敏 谢 锦*（*：执行编委）

主办：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58/ 理解万岁 / 〔澳大利亚〕崖青

60/ 球星的T恤衫 / 〔澳大利亚〕李明晏

62/ 盲卜 / 〔澳大利亚〕心水

64/ 电话留言 / 〔加拿大〕黄俊雄

64/ 真假 / 〔汶莱〕一凡

65/ 家 / 〔泰国〕梦凌

67/ 抉择 / 〔新西兰〕阿爽

69/ 疼 / 〔捷克〕李永华

作家档案

凌鼎年

71/ 1943年的烤地瓜

73/ 寿礼

74/ 血经

76/ 茶垢

77/ 误墨

谢志强

78/ 泥土！泥土

80/ 哭，哭吧

82/ 珠子的舞蹈

84/ 纪念一个孩子

85/ 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

夏雪勤

88/ 马超求画

90/ 等

92/ e时代

94/ 爱打瞌睡的人

96/ 支书盖房

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

98/ 命运 / (香港) 邓颖嘉

99/ 清道夫 / (香港) 卢宜敬

101/ 对话 / (香港) 李 静

102/ 生根 / (香港) 徐悦仪

微型讲堂

104/ “神龙见首不见尾” / 江曾培

刊中刊

106/ 王小倩的腰 / 非鱼

107/ 奶奶的吊筐 / 孙春平

109/ 第一百个 / 秦德龙

110/ 鸟窝 / 王勉

卷首语

郑宗培

“中国微型小说丛书”第一辑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夏日的一天，在复旦大学校园报栏上见到一个推介“拉美微型小说”讲座的海报，颇感新鲜。于是几经研究，这“微型小说”称谓及小说样式即进入了我们几个创办文学期刊《小说界》的编辑视野，继而成为国内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倡导的一个独立的栏目，而且坚持至今，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品牌栏目。

在众多作者、编者、读者的持续不断的爱护与努力下，这个文学样式在浩大的小说家族里从萌芽、发展直至日益壮大，至今走过了二十八个年头，已独树一帜，为文坛所广泛接受了。它几乎伴随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变化而一路成长过来。

关于何谓微型小说，微型小说与其他小说样式的异与同，近三十年来已有诸多专家、评论家给予各种言说。其中王蒙用文学的语言概括的几句话可谓入木三分，形象生动：微型小说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的本领。

从《永远的蝴蝶》到《枪口》、到《扯皮处的解散》、到《客厅里的爆炸》、到《！！！！！！》、到《立正》、到《纸钱》、到《剃头阿六》、到《找“帽子”》、到《编年史》、到《打牌》……无数经久难忘的力作，例证了王蒙的这一概括是何等的机智和敏感。

这么多年来，微型小说的表现手法已相当纯熟，涉猎的题材已相当广泛，借用各种文学的、艺术的，甚至戏剧、影视蒙太奇的技巧也相当娴熟，它已凭藉手机、网络等先进的媒介平台，以更迅捷、更深入、更青春、更边缘模糊地传扬开来。我以为，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其生命力旺盛的最好体现，我们完全应再予以重力推波助澜！

今年深秋之季，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将在上海主办第七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丛书的出版及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期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微型小说作品选集，是华语微型小说创作者、研究者的一个福音，是为首次回到母语国召开国际性的微型小说盛会的一次大规模的预热！

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品牌，作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的一个准会刊，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丛书办得日臻完美，办成海内外微型小说爱好者的一个展示、媲美、收获、狂欢的舞台，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2008.7.22

玫瑰之约

胡子狼

夫妻俩失业后，便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开了家花店。店不是很大，生意也是一般，仅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罢了。因为离医院近，顾客大都是去探望病人的，回头客也就寥寥无几了。

男人是为数不多的老客户，而且很特别，每隔三天就会来买一朵粉玫瑰。时间总在九点半左右，男人就出现在店门口，坐在三轮车上，手里拿着三块钱，然后冲着里面叫着：老板，帮我拿一朵粉玫瑰！声音中带着疲惫。

每次看着男人蹬着三轮车离去的身影，妻子总会用充满羡慕的语气对丈夫说，他的老婆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哼，谁知道他把花送给谁？丈夫听到了妻子的话，鼻孔里总会发出不满的声音。

花店开了一年多了，那男人就买了一年的花。由于妻子的手艺好价格公道，再加上为人又和蔼，所以花店的生意好了起来，医院里的许多医生和护士也成了老顾客。

男人依旧蹬着三轮车，每隔三天来买一朵粉玫瑰，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坐在三轮车上的男人，总会冲着花店里叫道：老板，一朵粉玫瑰！对于这个男人，夫妻俩的好奇心是越来越强烈了。丈夫曾经问过男人，说你买这么多的花，不会是送给老婆吧？男人听后，总是带着满脸的疲惫笑笑，什么话也不说，蹬着三轮

往医院的方向骑去。

怎么样，花肯定不是送给老婆的，没想到这年头蹬三轮的都赶时髦了！丈夫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或许他真是送给老婆的！妻子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到了。玫瑰花是特别的好卖，价格虽然是平时的好几倍，但夫妻俩还是忙得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快十一点了，买花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妻子的手在忙着包花，但眼睛却不时地往门外张望。丈夫明白妻子在等谁，心里便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股怪味。

男人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次他没有在门外买花而是走进了店里。老板，帮我包11朵玫瑰，还是粉色的！

220块！丈夫随口报了个价格。男人听后，犹豫了下问道，能不能便宜点？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一年一度的情人节！你去别家店问问，有这样便宜的价格吗？丈夫冷冷地回答着。男人没有说话，低着头从那只很陈旧的黑色皮包里拿着钱。老板，真不好意思，我……我……只有两百块！余下的能明天拿来吗？男人的脸在灯光下红红的。丈夫刚想开口说话，妻子却先说话了：老客户优惠，给180吧！妻子的话让丈夫的脸上露出了不快。

谢谢，谢谢老板娘！男人从包里取出了一大把钱，有一块的硬币有五块十块的毛票，就是没有五十以上的大额票。

堆在账台上，妻子数都没数，就放进了抽屉里。男人不满地问妻子，怎么不数下？妻子没有回答丈夫，而是用最快的速度，包出一束最漂亮的玫瑰花。男人把花拿在手里，又连说了几声谢谢。

男人手捧着鲜花匆匆地往外走，和一个刚踏进大门的护士撞了个满怀。护士见是男人，脸上充满了兴奋。快去，快去！你老婆能开口说话了。男人听了，蹬着三轮飞似的冲向医院。

老板，还有多少玫瑰，我们全包了！护士欢快地叫着。你要那么多玫瑰干吗？女人很奇怪地问道。你不知道啊，那女人醒了，一年多了，终于醒了。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护士一脸的喜悦，催促着女人包花。到底是怎么啦？一旁的男人好奇地问道。

一年前，男人和女人结婚不到半年，一场车祸就使女人成了植物人。而肇事的车和司机却借着浓浓的大雾，逃得无影无踪。为了寻找那辆肇事车，男人放弃

了体面的工作，蹬起了三轮。白天，他穿行在大街小巷，边做生意边留意着肇事车，晚上便到医院照顾妻子。药物治疗对躺在床上的病人已经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了。男人打听到一个办法，就是把妻子平时最喜欢的物品，放在她的眼前，来刺激她的神经系统，也许有可能唤起她的记忆。这样的成功率虽然连百分之一都得不到，但男人却始终相信，妻子会醒来的。妻子最喜欢的就是粉玫瑰。于是，男人就买起了粉玫瑰，希望能出现奇迹。为了抢救妻子，男人已经倾家荡产，而且借了不少的债。蹬三轮赚来的钱连付住院费都不够……护士讲的故事还没结束，女人已经泪流满面。丈夫也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

女人出院的这天早上，那辆三轮车上插满了粉玫瑰，不多不少，正好是九百九十九朵。蹬三轮车的男人，不知道这些花是从哪来的。因为，这辆三轮车晚上是停在医院的车棚里的。

点评：

温暖中的悲哀

黄蓓佳

不到两千字的篇幅，写了两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一对是失业后开花店的小生意人，一对是三轮车夫和他的植物人妻子。

妻子出了车祸，丈夫对她不离不弃，这样的事情不出常规，出常规的是这位丈夫辞了好工作，选择蹬三轮，一心一意要抓住肇事车，这就使人物有了独特性。

车夫隔三天来花店买一朵粉玫瑰。因为花店开在医院大门边，买花肯定跟病人有关，所以情节没有多少悬念。本文的精彩之处在于，用车夫买花的细节，写出了卖花夫妇心里的波澜：男女之间对道德的不同判断、不同期待，以及天长日久之后女人对车夫萌生的微妙情感。

一篇微型小说，涵盖了两对夫妻的人生境况，生活常态，道德判断，甚至还有死而复生的大转折。这里面有温暖，有悲凉，有快乐，也没忘了写人物间的一波三折。内容够丰富。

夜 袭

刘斌立

雨夜，师长在帐篷里困兽一样的来回走动。前面的阵地枪声打得很紧，到处都是爆炸的声音。

“勤务兵！去，把参谋长和魏团长给我叫来。”

前线阻击战打得很惨，伤兵不断往下送，一队队地经过师长的帐篷前。

“师长，打光了我们没本钱了。我们川军已经没剩多少种子了，老蒋把自己的嫡系调走了，留下我们送命啊。”魏团长带着哭腔冲师长喊。

“我又何尝不心疼！这打日本人还长着呢，我们的老本都在这了，不能给老蒋当炮灰。”师长紧拧着眉，“叫你们两位来就是商量一下，现在前面的两个团建制还在，但是伤亡过半了，顶不过今晚。你们138团肯定要上去。”

“可是我们上去也是白白送命，把弟兄们往死里送啊！”魏团长苦苦地哀求着。

参谋长陷入深思，轻易不拿主意。

师长看了一眼自己的两位得力下属，憋出一句话：“守还是走，你们俩的意见？”

帐篷里沉默了。

一发炮弹突然在师部不远处爆炸，帐篷里的马灯晃悠得几乎熄灭。里面的人，预感到不妙，炮打得这么近，可能阻

击阵地丢了。

“撤吧，师座。”魏团长大声喊着。

“你什么意见？”师长眼睛直直地盯着参谋长。

“我听师长的，您决定吧。”

“传我命令，138团就地组织阻击，掩护师部撤退。命令134、136团迅速撤出阵地，向南退，全师在6号地区集结。炮兵组织轰炸，压制鬼子的进攻，掩护撤退。”

“师长，把存着的四百颗美式手雷和五十挺美式手提机枪都配给您的警卫连吧，可以保护师部和您的安全。”参谋长提醒师长把最后的老本也使上。

“好，你去安排吧。”师长随手写了军需单递给参谋长。

参谋长立正，敬个礼就走了。

后半夜，大雨如注，除了远处零星的爆炸冲起的一点火光，世界湿漉漉的，似乎浸入漆黑和安静中。部队正朝着6号地区集结，各部开始一边整理建制，一边撤退。

军需官疾步跑来：“报告师长，撤退前参谋长拿着您签的条子，领走了四百颗美式手雷和五十挺美式手提机枪，可是现在参谋长和警卫连都不知去向。”

“怎么回事？这个王八蛋敢逃跑！老子要活刚了他！”师长怒吼道。

众人都木然地站在原地，看着怒得像狮子一样的长官，谁也不敢说话。

突然，原先阻击阵地的方向响起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和阵阵清脆的机枪扫射声。师长的怒骂被打断了。所有人都听出来了，这是美式装备的火器声音。

“不好！魏团长带一个连快与我回去。”师长抢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就往回路冲去。

士兵们还都没回过神来，但是一看见师长回去了，立刻跟着往回跑。终于回到原先的阻击阵地，到处都是炸点，没有

一个活着的人。警卫连的士兵和鬼子们都纠缠着死在一起。参谋长被炸得尸骨无存，但是他带领的这场夜袭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夺回了阻击阵地。日本人的炮火把阵地又覆盖了一遍。

师长的脸上暴跳出令人恐怖的青筋，朝着身边的士兵喊道：“弟兄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给我守住阵地，这仗是为参谋长打的，是为我们中国人打的！”

那个雨夜黑漆漆地过去了，天亮的时候，日本人撤退了。

点评：

易写难工小小说——兼说《夜袭》

柳建伟

一般来说，小说分长、中、短篇三大类，现今说的小小说、微型小说或是一分钟小说，在我看来都属于短篇小说这一类。短篇小说易写难工。说它易写，是因为它篇幅有限，略有文学准备的人都可以提笔尝试，稍有文学才情的人都可把它写得有模有样。说它难工，也是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大才、奇才，很难把短篇小说写到化境。因为体裁的特点，决定了短篇小说大师数量极少，古今中外只有蒲松龄、鲁迅、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和梅里美几个人可称大师。

小小说或者是微型小说更是易写难工。若要说一千五百字篇幅以下才算小小说，这一体裁的大师恐怕就只剩下蒲松龄一人了。所以，我一向很敬重在小小说或微型小说领域内辛勤劳作的同道人。

刘斌立的《夜袭》属于典型的微型小说。它长不过千字而已，却麻雀小五脏全，具备了小说所必须的所有主要元素，写清楚了发生在战争中的一件传奇性的事，勾画出了三个眉眼声口相异的人物形象轮廓，有情节的大开大合又有细节的明暗展示，还没有忘记在文中描画点景物勾勒些背景，显然是一篇很成熟的作品。

但是，《夜袭》还不能算一篇优秀的微型小说，我只能给它打七十五分。因为它要写的事一千字无法写清楚，它要写的一千字更无法写透彻。当然，我是把《夜袭》拿来跟蒲松龄的《小倩》、《画皮》、《胭脂》，跟契诃夫的《渴睡》相比较的。加油，斌立先生。

吉祥数字

侯发山

在十个阿拉伯数字里面，张局长最喜欢的数字是“8”，他认为“8”是个最吉祥的数字，一定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因此，凡是生活中与他有关的种种都含有“8”，如他的车号是“XX—88888”，当然是花了20万元拍来的；秘书给他写的报告，念下来的时间要么是8分钟，要么是18分钟，要么是28分钟。依次类推：他娶了一个老婆，养了7个小蜜（这是事后才知道的），累计起来还是“8”；中秋节给属下发月饼，每年每人都是8斤；每次去酒店吃饭，一定要找个带“8”字的包间，跟人喝酒一定要喝8杯；上厕所即使小便也要蹲8分钟；有一次，一个客户给他送了10万元，他又找了客户11112元，客户愣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图的是“88888”这个吉利数字。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为了继续“进步”，张局长决定继续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才能又快又不费吹灰之力呢？张局长绞尽脑汁左思右想，决定把前年刚刚装修过的办公楼拆掉，再建一栋豪华气派的8层办公大楼。

有两家建筑公司参与工程竞标，一

家举了4800万的牌子，一家举了4750万的牌子。张局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4800万这一家，根本不顾及局里白白损失了50万。当然，中标的这家公司也不傻，私下给张局长送了38888元钱。

本来按照计划，大楼7个半月就能竣工，张局长非让人家拖够8个月。

大楼完工后，办公室李主任知道张局长对“8”字的特殊嗜好，认为把张局长安排在8楼818房间办公最合适。谁知道，当李主任把分房方案报给张局长后，并没讨到张局长的欢心。张局长阴沉着脸，硬着口气说不行，拿回去再做一套方案。

李主任感到奇怪，难道张局长不喜欢818房间？那就改为811好了。可是，张局长还是不同意，让他再斟酌一下。于是，李主任又把张局长安排在了808房间。李主任心想，张局长这次要是再不满意，8楼就没带“8”的房间了。果然，张局长还是不同意，甚至大发雷霆，说你没脑子吗？怎么搞的，连这点小事也做不了？李主任感到十分委屈，鼓起勇气说，张局长您说该怎样分配？我太笨了。张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新一届领导机构

(2007年5月14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顾问: 陈建功 叶辛 韩英 凌焕新 李春林
名誉会长: 江曾培

会长: 郑宗培
副会长: 杨晓敏 郑允钦 徐如麒
秘书长: 徐如麒(兼)
副秘书长: 胡永其 凌鼎年 章慧敏 谢志强

常务理事: 郑宗培 杨晓敏 郑允钦 徐如麒 刘海涛 孙方友
滕刚 谢志强 凌鼎年 冯辉 张越

理事: 郑宗培 杨晓敏 郑允钦 赵禹宾 欧阳菁 严苏 黄灵香 傅国栋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芊 王奎山 王保民 邓开善 冯辉 刘国芳 刘海涛 汝荣兴
孙方友 邱飞廉 沈祖连 张越 张记书 陈永林 郑洪杰 胡永其
祝子平 姚朝文 袁雅琴 顾建新 夏雪勤 徐习军 徐如麒 徐慧芬
凌鼎年 郭昕 曹德权 章慧敏 谢志强 滕刚 戴涛 魏铮

局长说8楼的水电气你检查了没有?李主任说张局长,我检查几遍了,包括厕所,都没有问题。张局长说通风、采光呢?李主任说张局长,8楼的通风、采光更没问题。张局长冷冷地说,那你就回去再查一查,看问题出在哪里。

李主任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地回到家。当他把心事说给妻子后,妻子哑然失笑,说你真是太笨了,怎么能安排张局长在8楼办公呢?现在领导都喜欢7楼啊。李主任疑惑不解,说7楼?不会吧,张局长就挺忌讳“7”字,说是“7”同“妻”,说“7”是女人,晦气着呢。妻子笑着摇了摇头,解释说,张局长正想往上爬哩,你却让他住8楼,不是咒他快要下台了吗?李主任一头雾水,急赤白脸地说我拍马屁还跟不上哩,哪敢咒他?妻子捣

了李主任一指头,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难道不知道“七上八下”这个成语?李主任恍然大悟,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真是糊涂啊,连“七上八下”都没想起来!

第二天到单位后,李主任就重新起草了个方案,将张局长安排在了718房间。当他向张局长汇报了这个新方案后,张局长佛似的笑了,拍了拍李主任的肩膀,说你的脑子也不是一盆糨糊嘛!就这样定了。

没多久,张局长就因违法乱纪被“双规”了。当他被有关部门告知这一决定时,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说“双规”的时间定为本月8日8点8分好不好?可惜,这次再没有人听他的安排了。他耷拉着脑袋,萎靡得像一只跑了气的皮球。

喜事

相裕亭

乡下年集，异常热闹。

豁牙子在热热闹闹的年集上，正巧碰见了盐河北的刘驼子，两人是尚未过门的儿女亲家，碰到一起，话虽不多，但，句句贴心靠耳。谈到正题时，豁牙子把刘驼子扯到一旁的沙岗上，两人盘腿坐在沙岗的太阳地里，一人一只烟袋锅，不紧不慢地吸着，豁牙子口齿露风，旧话重提，说：“孩子都不小了，年前年后，把他们的喜事给办办吧？”

豁牙子家的大奎和刘驼子家的玉凤订亲三四年了，按理说，早该给他们拾当到一起，可那个鬼精的刘驼子，拿个闺女当了聚宝盆，推三阻四，只等着豁牙子这边年呀节的，往他家送彩礼，楞是不把玉凤嫁过来。为此，豁牙子几次找到刘驼子，商量儿女的亲事。

刘驼子深吸着手中的叶子烟，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说：“行呀，办就办办吧。”

豁牙子问：“你看，需要个什么条件？”

乡下人娶亲，送彩礼是“小儿科”，关键是要送“票子”，还有讨骡马、牵牛羊的，更有离谱的，连人家祖宅里的树木、花草都要，悬着哩。豁牙子问刘驼子：“你

出个底价吧。”

刘驼子眨巴着一对韭菜叶宽的小眼睛，绕了个弯子，说：“俺家玉凤一去你家，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往后缝缝补补的该怎么办？”刘驼子老婆死得早，这些年，家里家外的就他和玉凤父女两人过活。

豁牙子说：“十里八里的，又不是太远。说回就回去了。”

刘驼子说：“那也不方便。”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

刘驼子不吭声。

豁牙子说：“要不，让大奎早早晚晚的多往你那儿跑几趟，把你平时要换洗的衣服抱回来。”

刘驼子埋头不说话。

豁牙子催促他：“你倒是表个态呀！”

刘驼子低头寻思了半天，忽而半隐半露地说：“俺玉凤要是过去了，你看看能不能叫奎他娘来帮帮我？”刘驼子说，玉凤娘死得早，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找个焐脚的。

豁牙子一听，刘驼子那话有些“下道”儿，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问他：“你这是什么话？”

刘驼子深深地埋下头，但他不卑不亢地回敬豁牙子，说：“什么话，你自个去想吧。”说完，刘驼子把烟锅往鞋底上重重地磕了磕，起身走了。

豁牙子盯着刘驼子的背影，说：“你！你个老畜生！”

豁牙子说刘驼子是个“老畜生”，刘驼子可能没听到，但，刘驼子背后扔给他一句话，豁牙子却听得很真切，刘驼子说：“你还怕俺凤儿嫁不出去不成！”听那话音，你豁牙子不答应他刘驼子的条件，就别想讨到他家玉凤做儿媳。

豁牙子心中那个气哟！以至刘驼子走出好远了，他还在那暗自痛骂刘驼子这个老畜生。同时，豁牙子也恨自己养了个没有用的儿，要是他家大奎有能耐，就凭他刘驼子那德性，他豁牙子能跟他做亲家吗？

当晚，豁牙子从集上回来，饭都没吃一口，合衣躺下了。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奎他娘要去给他请医生，豁牙子才把他压在心口的话，如实说给女人。女人当场就哭了。女人不依不饶，骂刘驼子，骂豁牙子。

早已经想明白的豁牙子，劝女人：“你哭个球，人家的一个黄花闺女都给了俺奎，你个大老娘们，还穷在乎个球哩。”

女人骂豁牙子拿她不当人，要喝药，要上吊，要到村外跳盐河。豁牙子只问她一句：“咱还要不要给儿子娶媳妇？”

这一问，女人哭声明显变小。

豁牙子说：“去就去呗，十里八里，又不是去了回不来。”

女人说：“丢死人啦！”

豁牙子说：“外人怎么会知道呢？”

豁牙子说，等俺家大奎把他家玉凤娶过来，咱们两家就是正正当当的儿女亲家了，来回串亲，那是正常事。

豁牙子说，转过年，俺大奎就二十七了。在乡下，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是很难讨上老婆的。

豁牙子来回这样一劝，女人的心软了，泪水也干了。可真到了要去换亲的那一天，豁牙子也觉得没了脸面。他选在一日黄昏，小村里家家户户正做晚饭的时候。不声不响地牵出自家的毛驴，磨磨叽叽地扶女人坐上驴背，扯着驴绳，头都没抬地走出家门。

小街上，有人问他们：这么晚了去哪儿？

女人，裹一条灰乎乎的毛巾不说话。豁牙子却强打着精神，谎说是去闺女家。可熟悉他们的人，都很纳闷：大奎唯一的姐姐住在盐河南，豁牙子领着婆娘怎么往盐河北岸走哩？！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看到他们的人不多，豁牙子走在前头，猛劲儿拽着毛驴引路，女人歪歪扭扭地坐在驴背上，两只大脚，吊挂在驴肚两边，如同两只大萝卜，悠搭、悠搭地远去了。

忧伤的箫歌

刘殿学

早晨上班。过天桥，发现桥边坐着个瞎子，一竿长箫，一头顶着嘴唇，一头支地，《孟姜女》的曲子，幽幽咽咽从长箫飞出。

一对青年男女，互相架着，从桥下一步一步上来。走到瞎子跟前，小伙腾出一只手，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豆大的石子，对着瞎子面前的铝饭盒“当”投进去。

“谢谢！”瞎子马上挪开顶着嘴唇的长箫说。

我轻蔑地瞪了那小伙一眼，顺手掏出一枚硬币“当”放进饭盒。

“谢谢！”瞎子又移开长箫，平缓地说。

我并不想听瞎子说谢谢，是让小伙听硬币的响声。我没理瞎子，自豪地往前走。想，这“当”一下，肯定会使那小伙心里有几分自责。

那小伙没走几步，折回头，轻轻地拿起我投进饭盒的那枚硬币，又捡起一块石子“当”投进去。

“谢谢！”瞎子仍那样平缓地说。

我满心的火一下蹿上来，猛回头，一把抓住那小伙领口，想大声训斥他，又怕瞎子知道有人戏弄他，会暗自伤心。抓着那小伙，来回揉了几下。

那姑娘看我要打人，马上从小伙手中掏过那枚硬币，“当”又放到瞎子的饭



插图：麦荣邦

盒里。

“谢谢！”瞎子又说。

硬币已经还给瞎子，我狠狠地揉了揉小伙一下，放开他，意思叫他积点德。

小伙不服，对我梗着脖子。姑娘竭力息事宁人，使劲拽，把小伙拽走了。

长箫停住。瞎子平缓地说：“你是好人。但，脾性不好。人好，脾性不好，不能算好人。”

我本是向着瞎子，瞎子倒数落我？我大声告诉他：“他刚才投的是石子，你知道吗？他明明在捉弄你，知道吗？”

“知道。石子什么声音？硬币什么声音？我听得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谴责他？太缺德

了！”

“看看，看看，你还在生气？没必要。在他，是取乐儿。在我，是一个声音：当！就这么简单。那饭盒里的钱嘛，有人拿，有人给，到底是给的人多。”

我缓了缓，说：“你咋这么说话？你这不是助长坏风气吗？”

“又来了，又来了，你这人心好，脾气不好。脾性不好，不能算好人。你反过来想想看，他要拿，我能不让他拿吗？我看不见，也追不上他。哎！你想听曲子吗？”瞎子说着，慢慢地将长箫顶住嘴唇。

悠扬而又忧伤的箫声，继续在天桥上空哀婉地飘荡。

二憨的爱情

陈永林

二憨的脑子尽管有点不好使，但身体发育正常。一有女人敞开怀给娃儿喂奶，二憨的眼珠子就粘在女人那白皙的乳房上，涎水也流出来了，喉节一动一动地发出咕噜咕噜吞口水的声音。泼辣的五婶对二憨说：“你是不是也想吃我一口奶？”二憨点点头。五婶说：“让你吃一口。”二憨的头伸过来时，五婶忙掩了怀，说：“你今后吃你老婆的奶吧。”

回家后的二憨向父亲闹着要老婆。父亲说：“你要老婆干吗？”二憨说：“吃

老婆的奶。”“还有呢？”“生儿子。”“生了儿子呢？”二憨说：“儿子吃老婆的奶。”正在吃饭的哥哥听了二憨的话“扑哧”一声笑了，一口饭全喷在二憨的脸上。父亲叹口气说：“我们家这么穷，哪个女人愿嫁给你。”“我不管，我就要老婆，我要吃老婆的奶。”

但憨人有憨福。这天邻居对二憨的父亲说：“人贩子带了个女人来，卖得不贵，才一万块钱。”二憨的父亲买下了。二憨的父亲原本是想给大儿子买女人的。

二憨闹着要，那女人也要嫁给二憨。哥哥不高兴了：“二憨，你要女人干吗？”“我要吃奶。”手心手背都是肉，父亲拿了两根火柴棍，说：“谁抽到长的，女人就归谁。”二憨说：“我先抽。”二憨抽了根长的，女人就归二憨了。

晚上，二憨要吃女人的奶。女人把扣子解了，说：“吃吧，吃吧。”二憨一口噙住了大半个乳房，起劲地吸，吸得吧滋吧滋响。女人说：“你轻点。”二憨吸的力度小了，但二憨觉得浑身还是难受，但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身子不难受。女人说：“你别再吸了，我痛。”二憨不再吸了，但二憨一手抓一个乳房。二憨很快打起鼾，女人却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天亮后，父亲问二憨：“你昨晚干嘛啦？”二憨说：“睡觉。”父亲问：“你对女人做了啥？”“吃了奶。”“还有呢？”二憨摇摇头。父亲说：“你不是想生儿子吗？”二憨点点头。父亲的声音放低了：“那你这样做……”

吃过晚饭，二憨同女人上了床。二憨把自己脱得精光，二憨又要脱女人的裤子。女人不肯：“二憨，你这是干啥？”“我想生儿子。”女人说：“你要那样做，我很痛。你难道想我痛？”二憨不做声了。女人又问：“我为啥不做你哥的老婆，而要做你的老婆？”二憨说：“不知道。”女人说：“如做了你哥的老婆，他就天天晚上要做你想做的事，那我就天天晚上痛。做你的老婆，你会疼我，听我的话，不会做这事。你说是不是？另外我也有个像你

一样的弟弟，我把你当弟弟好吗？”二憨说：“不好，你是我老婆。”女人说：“是，我是你老婆。明天你爹问你做了什么事，你就说……另外，你得时时跟着我，我怕你哥会做那种让我痛的事。”二憨说：“我爹也让我跟着你，说怕你跑。”女人说：“那你就跟着我。”

这天中午，二憨的哥哥抱着女人往床上放，女人手脚乱蹬，忙喊：“二憨，二憨。”“你喊破嗓子也没用，我拿钱让二憨买糖块去了。”哥的话没说完，二憨就把扑在女人身上的哥拎燕子样拎了起来，狠狠地扔在地上。二憨对哥说：“你以为我有那么好骗的？我早猜到你想做坏事。”

女人想，不能再待下去了。今天幸好二憨在，要不自己的身子准弄脏了。女人对二憨说：“二憨，我想去镇上买些东西，你陪我去吧。”二憨便跟在女人身后。到镇上要过一条十几米长的水沟，二憨说：“我背你。”女人伏在二憨身上，感觉二憨的背很厚实很温暖。女人说：“二憨，我倒真想你是我男人。”女人觉得二憨除脑子不好使，别的都很好，力气大，两百斤重的担上了肩，腿都不晃一下。勤快，手脚从没停的时候。而且疼她。她有一回挑水，二憨忙抢了扁担，一些力气活从不要她干。前天，二憨做“八仙”，抬棺。早上主人给每位抬棺的两个茶叶蛋。二憨竟把两个茶叶蛋放在口袋里，留给她吃。二憨不懂女人话里的意思。

到了镇上，女人来到一个公用电话